

风起 毛乌素

FENGQI MAOWUSU

亚东 / 著

作家亚东代表作

获陕西省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获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矿难，引发沙枣树煤矿这个世界一流煤矿的高层震荡，把铁腕儿矿长方政推上了风口浪尖。于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由此展开……方政将何去何从？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风起 毛乌素

亚东 / 著
FENGQIMAOWUSU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起毛乌素/亚东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513 - 1495 - 4

I. ①风… II. ①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646 号

风起毛乌素

FENGQI MAOWUSU

作 者 亚 东
责任编辑 党晓绒 中亚妮
整体设计 风 雪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4 千字
印 张 16.87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1495 - 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 - 81206800

出版社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 (邮编: 710061)

营销中心电话: 029 - 87277748 029 - 87217872

读《风起毛乌素》

莫 伸

认识亚东源自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偶然的认识，偶然的接触，却在不知不觉中，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好。之所以如此，我想首先是与亚东的品格分不开的——他为人谦虚忠厚。在今天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有这样四个字的评价实在不容易。可以说，亚东做人温和得体，这首先就属于我喜欢结交的范围。

但这只是作为朋友而言，和艺术创作无关。

亚东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究竟有多少年了？我不清楚。只记得读他的第一部小说时，我不以为然。觉得那虽然是在写生活，也写得很真实，却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在我身边的朋友中，有不少人是喜欢并从事着艺术创作的，但是真正能够进入到艺术创作的境界或者真正能够对创作进行艺术把握的，却委实不多。亚东的第一部小说之所以不大成功，原因不在别的，在于他没有跳出生活的束缚。这正像一些人让我阅读他们所写的小说或者影视文学剧本时，我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们难以接受。双方争执不下时，对方搬出的最有力的救兵常常是：我写的是生活呀！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往往理直气壮地感到委屈，却没有意识到艺术确实需要表现生活，艺术表现的也必须是生活，但是这绝不等于说生活就是

艺术！哪怕再真实再生动再有趣的生活，它仍然不等于艺术！

那时，我对亚东能否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不敢妄言。

今年10月，当我捧读完他最新创作的这部《风起毛乌素》时，我才满怀欣慰也顿感释然——这是一部反映煤炭工业生活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不仅具有流畅的文字，不仅具有严谨的结构，也不仅具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最重要的是，作者具有相当成熟的、对复杂生活恰到好处艺术处理和艺术把握。至此，我对亚东的不放心才完全解除了。可以说，亚东完成《风起毛乌素》这部作品，不仅奠定了他今后从事文学艺术的牢固基础，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又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作家了。

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农村题材历来是强项。其他反映历史的、反映都市生活题材的也不少，且都不乏精彩之作。唯独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很少，精彩之作就更是凤毛麟角。

原因何在？

细细探究，除了陕西相当一批作家都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熟悉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创作工业题材的小说难度要更大些。

就单纯的艺术属性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艺术是写人写生活的。就本质而言，工人和农民不应当有什么区别，至少不应当有多大的区别，何以表现工人就难，表现农民就不难呢？我自己写过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因而也就多少有几分心得。与其他题材的文学创作相比，工业题材的创作必须是在诸多纯粹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这个平台上进行，这就使得作家们表述这一类生活时常感束缚，无法放开手脚。何况工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所受到的纪律和制度的框束远比自由职业要多，因此他们活动的范围、方式、内容，乃至纯粹的空间和个人的兴趣都有着相对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为描述和表现他们增添了许多障碍。一个最简单的实例是，有许多作家都写出了大自然风光的美，不仅写出了农村风光的美、田野风光的美，而且那些起伏的丘陵、险峻的高山、荒凉的沙丘、茵绿的草原、蜿蜒的河流……可以说笔锋所至，无处不美。这些“美”是那么飘然浮现，触手可摸，又是那么丰盈绰约，韵流律动，令人一读而心领，一读而神动。而真正把工厂的形貌和工厂的风光写出美来的作家有几位呢？

不敢说绝对没有，但至少可以说不多。

把话说回来，具体到《风起毛乌素》这部小说，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风起毛乌素》是写煤矿的。煤矿是企业，也是专业，既然写煤矿，作者笔下的人物就必须围绕着煤矿来转。而煤矿生活是什么？除过地底深处的矿井，再就是地面上的机关大楼。尽管可以让人物的生活跳出这个封闭的圈子，跳到省城，跳到家庭，跳到田园风光和灯红酒绿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根系始终都在煤矿。如果笔墨不围绕着这个基本根系铺陈，就无法完成对故事的构置和人物的塑造。

我们常常说艺术创作难，难在何处？一个人在舞场里跳舞并不难，难的是让你在一张方圆不过尺余的桌子上跳舞；一个人在宽阔的大路上骑自行车并不难，难的是让你在钢丝绳上骑。其实艺术创作之道，千难万难，最难就是你必须在局限中完成，必须在局限中突破！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煤矿里，干部们是怎样在工作，怎样在生活，又是怎样在奋发努力或者钩心斗角；职工们又是怎样在劳动，怎样在拼搏，怎样在千篇一律和日复一日的平凡中感受生活的希望和寻找精神的依附。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搅拌在引人入胜的情节里，必须融渗进波澜起伏的冲突中，必须让生活丰富多彩，人物灵动鲜活。这一切都对作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亚东接受了这场挑战，也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艺术创作是一门太浩瀚太复杂太奥妙的工作，因此，我不想用太具体的分析来评价亚东这部小说。我坚信所有这部书的阅读者都会触类旁通地伸展自己的想象，也见仁见智地发表自己的感慨。我只想说，当我读完亚东这部长篇小说后，我为这部书稿的成功感到一种由衷的兴奋，但是为了保证我的感觉不失误，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这部书稿慎重地交给其他几位朋友——他们全都是具有相当文学功底的行家里手。我请他们阅读，请他们谈出自己的意见。当他们终于将阅读意见告诉我，并且大家阅读的结果竟惊人的一致时，我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再下来，我专门抽出时间和亚东见面。见面后，我第一句话说的是：祝贺！

这两个字，我是非常认真，甚至非常庄严地说出的。

2011年12月6日晨



初春的毛乌素沙漠，天高云淡，残雪铺满了如馒头状起伏的沙幔。

放眼望去，沙漠与天空相连处，一簇簇枯萎的沙柳伞一样撑起巨大的天空。

蓝天、白云、积雪、黄沙，还有那乌褐色的沙柳的枯枝，编织成毛乌素地区一幅独特的大漠风景。

不远处的运煤专线上，一缕寒冷的风裹挟着粉末状的白色雪粒和黑色的煤灰，蚯蚓一样盘旋穿行在沙漠公路边沿。

倏忽间，风力加大，白色雪粒和黑色煤灰中卷进来黄色的沙尘，像无数条青色、黄色的长蛇紧贴着地面，在宽敞的柏油路上毫无顾忌地蛇行着向前方奔窜。

紧随着一阵大风吹来，在路旁歇息的大车司机们纷纷躲进驾驶室里摇起窗玻璃，他们嘴里咀嚼着细微的沙粒，耳朵里听到的是那沙尘在风的裹挟下击打窗玻璃的噼啪声响。

抬眼望过去，一辆辆拉煤车依次排起一字长蛇阵，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一条黑色光带来……

三月十四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毛乌素沙漠蜿蜒盘旋的一级公路上，一辆墨绿色的越野车闪着警灯响着刺耳的警笛，后面紧随着两辆红白相间的依维柯矿山救援车，风驰般向沙漠的尽头驶去。

沿途，如长龙般一辆紧挨着一辆的拉煤车纷纷避让，有的大车司机干脆把车停靠在路边，目送它们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呼啸着飞驰而过。司机们聚在一起互相打探，从他们惊慌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毫不掩饰的猜测：前方发生了矿难……

跑在前面的那辆墨绿色越野车是矿山救援指挥车，车上副驾驶座坐着的是黑瘦精干的矿山救援队大队长，他正手持小灵通手机与矿方联系，了解矿难的具体情况。后面两辆拉满矿山救援队员的车里，救援队员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穿上防护服，检查着他们身上必备的各种工具。每一队的小组长——仔细地把队员的装备检查一遍后，向中队长大声汇报：第一小组准备完毕！第二小组准备完毕……

队员们的神情严肃镇定，中队长一边系着腰带一边满意地看着腕上的手表，转过身来做了个 OK 的手势。

从接警到上车，十八名救援队员仅用了一分钟；从上车到全部装备好，队员们也仅用了三分钟。可以看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矿山救援队伍。

与此同时，四十公里外发生矿难的沙枣树煤矿井口一片混乱。家属们围在矿井口一片哭号声，有人哭叫着就要向井下冲，保安队员们一个挨着一个手拉着手形成人墙，正吃力地把矿井口和人群隔开。

安全生产矿长李成带着掘进队长高进才和瓦斯检查员吴尧尧挤过人群来到矿井口，李成转身对哭喊的人群吼道：“哭、哭、哭，哭什么哭，还不知道下面情况咋样呢，干号个尿！”

哭声被李副矿长的气势压下去了一些，家属们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他，仿佛李副矿长就是他们此刻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的李副矿长拿着小灵通一遍遍地拨打着电话，他试图与井下取得联系，然而没有任何回音。看着围在井口的家属们，原本就脾气暴躁的李副矿长心头涌起一团火，井下都是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啊！于是，他用手拉了一把身边的高进才队长和瓦斯检查员吴尧尧说：“你们两个随我下井去，咱们先摸一下井下的情况。”

说着他抬头望了一眼湖蓝色的天空和淡淡的白云，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些眼含泪水正焦急地瞅着他的矿工家属们，他的眼神是那么沉着镇定，以至于许多年后，那一瞥眼神仍然像一枚不锈钢钉一样深深扎在了沙枣树煤矿所有职工家属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沙枣树煤矿永远的痛和抹不去的伤痕。说完，他大步流星向井口走去，高进才队长和瓦斯检查员吴尧尧尾随



其后快步走进了黑洞洞的井口。

二十三分种后，矿山救援指挥车拉着山响的警笛一路颠簸着冲到了透出神秘与死亡气息的矿井口前。那震颤人心的刺耳的警笛声，从围观家属的耳膜一直硬硬地扎进每一个人的心底，让这一刻的疼痛记忆成为永恒。两辆红白相间的矿山救援车紧跟着也一前一后停在了指挥车的左边和右边，救援队员们迅速下车编队，整整齐齐地站在黑洞洞的矿井口前，望着那散发出烟尘与死亡气息的矿井口，救援队员们心急如焚，他们一个个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大队长发出最后一道命令。

眼下，救援队大队长、中队长正和矿方的生产技术人员摊开井下作业图纸，一处一处紧急标注着事故点和救援路线。大队长一边标注一边还不停地用左手拍着中队长的肩膀，叮咛他应该注意的路线和事故点，中队长弯腰看着图纸不停地点头。这时就有家属在旁边吵吵嚷嚷着要救援队员马上下井解救他们的亲人，大队长皱起眉头，他很能理解矿工家属们的心情，转身对保安队长喊：“让家属再远离井口一些，不要干扰我们工作！”保安们在保安队长的指挥下把人墙向后推，可哪儿推得动啊！家属们退下去又跟着挤上来，挤上来又被保安推后一些，紧跟着又挤上来。

三分钟后，第一套救援方案出来了，大队长在井口坐镇指挥，中队长带领三个小组的成员共九人作为第一梯队上了左边那辆矿山救援车。看着一个个穿着橘黄色矿山救援服的队员们上了车，关上车门，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过井口，救援车一头扎进黑洞洞的井口，家属们的心总算开始有了着落和期盼。而此时此刻，矿山救援队大队长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手持电话时刻与车上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他们所有人保持通信畅通，同时让第二梯队的队员们随时做好营救准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家属们刚才稍稍放下的心现在又开始渐渐骚动起来。

此时，沙枣树煤矿总调度室里，矿党委书记兼矿长邵新闻瞪圆双目正在死死盯着眼前那个大大的显示屏，显示屏上显示的正是主工作面，也就是事故现场的情形。其实主工作面烟雾弥漫，根本就看不清任何情况，旁边的一排小显示屏还能看到辅运巷道和其他监视点的情况。在场的矿领导班子成员除了到现场指挥的人员外，都在这儿焦急地默默等待着。矿长邵新闻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的大脑在急速飞转，目前事故情况不明，是

否立刻向矿业总公司和当地政府报告，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调度室下井记录上明白记录着今天下井的人数以及工作岗位，仅工作面就有二十五人，再加上下井的检修人员和运输人员，一共三十三人啊！如果都闷到了里面那可是震惊世界的特大矿难啊！一缕缕烟雾在邵新闻的头顶上盘旋，仿佛把他也置身在了井下的工作面上。一旁的副职们看到他痛苦沉思的表情，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响。

终于矿山救援车到了。看到矿山救援车停在了井口，邵新闻矿长的心稍稍沉下去了一些，紧跟着看到矿山救援车载着救援队员驶进了雾沉沉的巷道，他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

井下。

载着三个救援小组共九人的矿山救援车缓慢地在巷道里行进着。

“一百米，一百五十米……”

随着救援车的一步深入，中队长一边报告着前进的里程，一边报告着井下看到的情况。

“联络巷口发现两人，已昏厥，有中毒体征。”

“已安排第一小组下车救援……发现有生命体征……请立即派车下来。”

“一百八十米处发现一人，已无生命体征，确认死亡。”

“已进入井下三百米处，经测量这里的CO气体已达到致命浓度，人呼吸几口就会立即死亡。”

“已到达井下五百米处，烟雾很大，能见度仅零点五米。”

“全体指战员共六人已弃车，我们徒步进行搜救。”

“我们已到工作面，发现四名遇险人员，两名有微弱脉搏，另外两名已确定死亡，我们立刻安排人员组织抬运，请求地面接应。”

中队长不时向井上报告着井下的情况。

“主工作面发现九名遇险人员，全部无呼吸、无脉搏，瞳孔已扩散放大，脸色潮红，有CO中毒特征。”

“报告大队长，主工作面搜救完毕，我们现在撤离，向其他巷道延展搜救，请指示。”

“你们已用时一小时二十七分钟，考虑安全因素，第一梯队迅速撤回，安排第二梯队下井继续搜救。”扩音喇叭里传来大队长的命令。

“第一梯队明白。”中队长回答。



目前已确定十二人死亡，四人获救，根据井口信息站和调度室记录显示，还有十七人在井下生死未卜。看来事故重大，瞒是瞒不住了。郜新闻矿长把抽了半支的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中，在场的人们全都凝视着烟灰缸中那一缕青烟盘旋着升腾起来，又看到郜新闻矿长忧郁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中有一片迷茫的水雾一闪而过。他用低沉的语调一字一顿地对调度室主任说：“向毛乌素市安监局汇报，沙枣树煤矿发生重大矿难事故。”郜新闻矿长深知，向地方煤炭安监局报告矿难事故，就等于告诉全国的新闻媒体毛乌素市沙枣树煤矿发生重大矿难事故了，他得迅速安排人员接待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在煤矿工作了几十年的郜新闻矿长深知，发生矿难后有些记者无处不钻，甚至连你没有的花边新闻也要和矿难挂上钩，以吸引公众的眼球达到新闻轰动效应。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想到这里，他便安排副矿长陆虔准备应对那些刁钻的记者们。副矿长陆虔虽然年轻，却有很好的政治背景，是空降干部，人也活络，让他来处理记者们的事情，要比矿上那些从基层上来言语杠杠的煤矿干部让他放心些。

交代完毕他随即站起身来，从兜里掏出大屏幕手机，走到调度室一角，拨通了直属上级矿业总公司总经理陆光明的手提电话，副职们在一旁看到郜新闻矿长的脸色惨白得有些发黄，拿手机的大手在不停地颤抖着。“对不起，陆总，我们矿今天中午发生了矿难，目前确定已有十二人死亡，还有十七人情况不明。”放下电话，郜新闻矿长稍稍平了平心绪，又接着拨通了总公司董事长张海清的手提电话：“对不起张董，我们矿今天中午发生了矿难，目前确定已有十二人死亡，还有十七……十七人情况不明。”

站在一旁的副矿长陆虔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郜新闻矿长先打电话告诉的是总公司的总经理陆光明，然后才又打电话告诉总公司的董事长张海清。

下午四点零五分，第二救援梯队一行九人在副中队长的带领下，继续下井开始搜救行动。距离事故发生近四个小时了，随着井下通风系统的恢复和持续排风，井下的能见度比前些时间要好些，搜救行动进展顺利，这也让在井口指挥的矿山救援队大队长的心稍稍安稳了一点儿。

然而井口的家属们还是很不满意，他们觉得救援人员行动迟缓，还有十七人在井下已经四个小时了，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如果是CO中毒，当然是越快抢救上来希望越大，有家属已经耐不住性子在那里开始辱骂起

来。而此时，心急火燎的大队长却更加沉着了，他同情家属们此时此刻的境遇，同时他也明白，第二次搜救不比第一次危险，却要更加细心。如果说第一次搜救是救火，那么第二次搜救就是救水。水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与遇险者擦肩而过，失去拯救他们生命的最佳时机。他在电话中不断要求第二梯队带队的副中队长：“看着井下的地形图纸，不要放过任何一处死角，因为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生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井上的人也越聚越多。毛乌素市的市长和书记来了，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也来了，他们身边前呼后拥地跟着秘书及相关的局长、处长们。远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那是记者们在抢新闻。郃新闻矿长站在一旁不停地搓着他宽大的手指关节，他能听到自己手指的骨节在啪啪作响。

一小时后，井下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搜救队员在另一条巷道里成功寻找到了十五个人，他们的身体状况尚好，都有生命体征。地面上迅速安排人员准备抢救，闪着生命蓝光的120急救车在井口停了一排。当第一个遇险人员被抬出井口后，人们开始鼓掌，有人禁不住喊起了“好！”而一些按捺不住性子的矿工家属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找到亲人的家属哭着也笑着，没有看到亲人的家属哭声震天。

六点三十三分，第二批搜救人员上井。

副中队长汇报搜救情况：“目前确认已有十五人死亡，失踪两人，我们继续安排第三批搜救人员下井实施救援。”郃新闻矿长心中明白，那两个矿工八成是没有生还希望了，但要是没有见到人，还是要做出有最后一线希望的努力。

天空开始渐渐暗淡下来，薄薄的云层中偶尔能见到一两点星光一闪而过。远处，没有消融的雪渗透着冬天的寒意，井口处依然是灯火通明，车灯、路灯、照相机的闪光灯汇成光的湖泊，给人虚幻缥缈的感觉。

毛乌素市市长张远和矿业总公司的董事长张海清正站在井口不远处相互交换着意见，沙枣树煤矿副矿长陆虔稍稍向两人走近，趁着夜色，他来到刚能听到两个人说话的位置便停了下来，然后假装打电话竖起耳朵听两个人交谈的内容。

张远市长说：“明天早上的飞机，国家安监总局来一个副司长，最好连



夜把事故报告赶出来。”

张海清董事长问：“是哪位副司长来知道吗？”

“还不清楚。”张远市长回答。

两个人正交谈着，井下传来消息，最后两名遇险矿工找到了。邵新闻矿长小跑过来哭丧着脸说：“张市长、张董事长，那两个人找到了，已确定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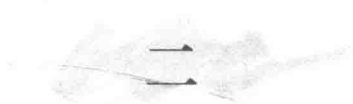
看来死亡人数已锁定在十七个人。

这时矿业总公司陆光明总经理走过来和张远市长握了一下手，又交代邵新闻矿长说：“死难者遗体暂时不要拉上来，安排好医院后，到后半夜拉上来直接送到医院去，不要再节外生枝惹出什么乱子来。”

邵新闻矿长诺诺地点着头。

大家临走时，张海清董事长对张远市长说：“还得麻烦您张市长，晚上还是请公安局安排干警站岗，死难者遗体上井后怕家属们闹事。”

张远市长点点头回答：“我来安排。”



报社记者王天顺是傍晚时分才从山西那边驱车穿过黄河大桥赶到沙枣树煤矿的。

路上堵车，车子又抛锚，仅二百公里的跨省级公路让他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当他赶到沙枣树煤矿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他开车沿着宽敞的矿内道路顺着长长的运煤栈桥进入矿区，看到占地宽阔的矿区里，规模宏大、成群峙立的井上建筑巍峨高耸，而整个矿区却了无人迹，只有豪华气派的办公楼里灯火通明。一切迹象都透露出这个千万吨级现代化国有大型煤矿在矿难面前的气定神闲。

如果不是看到矿井口拉起的长长警戒线和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警察们，王天顺怎么也不会把这里和几小时前刚刚发生的大型矿难联系起来。他把车停到矿办公大楼旁的停车区后下了车，虽然已是春天，但三月的毛乌素地区依然寒气逼人，天气预报上说，今晚毛乌素地区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六摄氏度。王天顺抬头仰望天空，静谧的苍穹笼着淡淡的云雾，偶尔看到一两颗星从薄薄的云层钻出来，悄悄地窥视一眼苍茫大地，又迅速躲得不见了踪影。

王天顺刚一走进办公大楼那全自动双开玻璃大门，一股暖流便扑面而来，镜片上立刻蒙起一团雾气，他摘下眼镜，看着镜片上的雾气在一楼大厅的热气烘烤下又迅速消散。到底是产煤大矿，暖气供应充足，王天顺在



心中暗自感叹。当他重新戴上眼镜后，看到两名保安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一个个子矮小的保安用警惕的眼光瞅着他，另一个高大的保安站在个子矮小的保安后面盯着他，看上去倒像是矮个子保安的保镖。不等他们开口问，王天顺赶忙掏出记者证，证明自己的身份。矮个儿保安显然是经人打过招呼的，迅速拔出腰间的对讲机，沉着地呼叫：“又来一名记者，又来一名记者。”然后他便招手示意王天顺稍等一下，说：“请您到这边的休息台坐一下，陆副矿长马上就下来接您。”王天顺回头看到休息台的沙发上还坐着几个人，便走过去一问，都是刚到的记者在这里等着上楼了解最新情况的。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身着黑色西装，扎一条深蓝色领带，脚穿黑色锃亮皮鞋，干部模样的年轻人从一楼的电梯间走了过来，记者们纷纷站起来和他握手。来人自我介绍：“我叫陆虔，是沙枣树煤矿的副矿长，负责接待大家。”王天顺注目，这陆副矿长看上去也就三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一米七〇左右，说话鼻音较重，一头自来卷发梳理得顺顺溜溜，讲话的时候，眼睛眨动的频率很高，面部表情生动，仿佛一张嘴说话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飞动，这让他的脸部看上去有些滑稽。等记者们一一自我介绍完毕，陆副矿长带领大家乘电梯来到十一楼顶层会议室。一进会议室的大门，只见这里灯光明亮、人声嘈杂，早已挤满了报社和电台的记者，摄像机、照相机、手提电脑到处可见。陆副矿长向他们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就消失在会议室的人群中了。

记者们都在这里等待着矿难的最新消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天顺看看表，已是九点四十分，自己还没有吃晚饭，肚子已经咕咕着提意见了。看看满屋子的记者，他心想，这儿能有甚新闻可采，便一个人悄悄走出会议室，乘电梯来到楼下，向大门口走去。高个子保安走过来挡在门前语气生硬地问：“你去哪儿？”王天顺抬头看着他，自己一米七六的个头，在这个保安面前却显得矮了一头多，看来他的个子足足在一米八五以上。

王天顺回答：“我还没有吃饭呢！看看外面有甚吃的。”

高个子保安说：“外面甚吃的也没有，最近的餐馆也在五公里以外的国道边上。”

王天顺一边“哦哦”着，一边走出了那扇自动玻璃大门。他没有回头看那个保安，怕他跟着自己出来纠缠。站在大楼前看着寂静宽大的广场，

广场中间那个看不出模样的雕塑瞅上去是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憋了几秒钟后又缓缓地吐出来，看着吐出的烟雾和自己哈出来的热气迅速消失在冬日的寒风中，刚才在大楼里面的燥热便少了几分。保安并没有跟着他出来，这让他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想起自己的车上还有一罐八宝粥，便转身向车前走去。

矿井口，救援队员和矿方的自救人员正在忙碌着，在警察的严密保护下，井口已没有了闲杂人等。零点过后，第一批死难者的遗体被抬出来迅速送上120急救车，遗体都装在白色带拉链的袋子里，看来在井下已经做了处理。矿方人员为每一具遗体都扎上了一条黑带子，并放上一朵白色的纸花以示哀悼。

王天顺头戴矿工帽、身穿矿工服来到了井口，他是在吃了八宝粥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井口来看看，或许能找到什么新闻线索。于是，他从后备厢翻出来早已准备好的工装和矿帽，套在身上大摇大摆地向井口走去，警察们以为是矿方的救援人员，所以并没有盘问就让他轻松地穿过了警戒线。

救援队员正在运送死难者的遗体。王天顺站在井口前，看到一个身穿橘黄色服装的救援人员在那里指挥，认定这是一个领导，便走上前去打问：“现在运送上来多少遗体了？”被问的救援人员正是救援队的副中队长，他警惕地看了看王天顺，随口答道：“已经上来十一个了。”

“井下还有多少具遗体？”王天顺问道。

副中队长没有回答。

“你能给我留个你的手机号吗？”王天顺不失时机地向对方索要联系方式。

“对不起，不能。”副中队长口气生硬地说。

看看在这里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王天顺便转到了井口的左边，又有几具死难者的遗体被抬了上来，王天顺悄悄拿出照相机，打开镜头盖，对好焦距，“咔嚓”拍了一张。他没有考虑到相机的闪光灯没有关闭，灯光一闪，被几个矿方的人员发现了，他们迅速围拢过来，一个黑黑胖胖的矿方人员一把抓过王天顺的照相机，将他刚才拍的照片迅速删除掉，另外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他就走。王天顺吼叫着：“我是记者，我有这个权利。”没有人理会他记者的身份，那两个架着他走的矿方人员力气蛮大，不容他



反抗。看看没有什么机会了，王天顺又吼：“我的相机，把相机还给我。”在警戒线外，那个黑黑胖胖的家伙把相机扔还给他，口气中带有威胁：“这次算是客气的，下次小心你的胳膊腿。”

王天顺悻悻地接过相机，打开来看，相机里所有的照片都被删除一空。沿着矿区的水泥路面，他开始往回走，一阵阴冷的北风从后面刮过来，吹进他的脖颈，他感觉好像有人在推着他向前走。王天顺回头看，黑黢黢的储煤罐庞然大物般静默在那里，路边的残雪在远处灯光的掩映下也是奇怪状，四周静得出奇。风中夹杂着几颗雪粒打在他的脸上，也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就飘起了雪粒，毛乌素的天说变就变了。

回到车上，看看表已是十一点钟了，他条件反射地打了个哈欠，觉得有些困乏。突然一个念头在脑中一闪：跟踪 120 车。对！跟踪车辆，看他们把遗体拉到哪家医院，在这里找不到有价值的新闻，可以到医院去找啊！这个大胆的想法又让他一下子精神了许多。

几分钟后，王天顺把车开出矿区，停在出矿车辆必经的那条公路旁，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公路上的拉煤车渐渐少了下来，偶尔过来一辆大车，呼啸着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那车速足足有一百二十迈。

“野蛮开车！”王天顺嘴里咕哝着。

半夜一点钟左右，王天顺看到一辆救护车闪着蓝色旋转灯从矿区公路上开了过来，他随即把车子打着火，悄悄地跟了上去。

车子上了陕蒙高速向内蒙古方向疾驶而去。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救护车来到了一家医院大门前，没有停留直接开进了大门。王天顺把车停在医院大门前，心说：就是这家医院了，明天一早就到医院了解情况，看来今晚只好在车上过夜了。